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的“废墟”意象  
*A Study of Ruin Images in *The Stories of My Wonderwall**  
by **Teng Kuan Kiat**

杨茹恩

YEO JOE EN

19ALB0497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的“废墟”意象  
*A Study of Ruin Images in *The Stories of My Wonderwall**  
by Teng Kuan Kiat

杨茹恩

YEO JOE EN

19ALB0497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7
第四节 论文架构.....	8
第二章 《故事的废墟》之“废墟”意象.....	10
第一节 历史的“废墟”.....	11
第二节 文化的“废墟”.....	14
第三节 精神的“废墟”.....	17
第四节 文字与故事的“废墟”.....	20
第三章 《故事的废墟》主题探讨.....	25
第一节 身份认同的救赎.....	26

第二节 写作的本质.....	28
第四章 结语.....	31
引用书目.....	33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杨茹恩 YEO JOE EN

学号：19ALB04974

日期：2023年4月21日

论文题目：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的“废墟”意象

学生姓名：杨茹恩 YEO JOE EN

指导老师：许文荣 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邓观杰是新一代的马华旅台作家，而《故事的废墟》是记载了其写作生涯首一个十年的作品。他以小说作为提问方式，试图能从中找寻他想找到的答案。于是，小说中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叙事，探寻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家庭与个人的问题。

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设置了许多“废墟”，以此作为小说中的意象。他通过“废墟”进行叙事，向读者呈现了一段又一段关于国家历史、家庭关系、社会文化、语言问题等的故事。这些“废墟”由各种不同的场景、物品，甚至是活物组合而成，比如废弃的校园、乐园、电影院、打字机器、游乐设施、过着如废墟般生活的外祖父……这些废墟背后所蕴含的寓意才是故事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由此说来，小说中的“废墟”意象同样有着不同的指涉，它隐喻着被遗忘的历史、文化的变迁、疏离的情感、消沉的意志、无意义的语言与文字、无个人特点的写作等。

邓观杰通过故事书写废墟，运用废墟书写故事，既是故事的废墟，也是废墟的故事。

**【关键词】**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废墟、意象

## 致谢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的最后落笔，我的大学生涯也已然接近落幕。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承蒙了多方的帮助，于此仅以微薄之言，深表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感谢他愿意成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助我完成毕业论文。本论文自选题到撰写完毕，每一步都是在许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所完成的。在拟定论文题目与研究方向时，许老师从诸多层面提供了不同的见解，启发了我的思考，并给予了我自由的写作空间。老师会在我遇到瓶颈时为我指点迷津、解答难题，也会在百忙之中按时为我审查、修改论文，给予我宝贵的改进建议。这着实让我受益匪浅。在此，谨向许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其次，我要感谢身边的同学、朋友。大学四年，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感谢他们的帮助、关心、鼓励与陪伴，为我原本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大学生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无数个备受论文煎熬的日子里，感谢有友人陪伴在侧，相互督促，互相鼓励，共同努力完成彼此的毕业论文。一起上下课、一起吃饭聊天、一起与时间赛跑……的日常，都将会是我最珍贵的大学回忆。

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于我的选择和决定的尊重与支持。因为有他们在生活中所给予的关心与照顾，我才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学习；也因为他们的爱，我才能够更加坚定，更有勇气地完成学业。

最后，我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在这些日子中的坚持与执着，感谢自己按时顺利地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即使不完美。

大学四年，无憾无悔。



# 第一章 绪论

邓观杰（1993-），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万挠小镇，高中之后留学台湾，毕业于台大中文系，政大中文所硕士。他曾在《文讯》任职杂志编辑，现为 Youtuber 团队企划，兼自由写作者。

邓观杰是新一代的年轻马华旅台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自大学时期才正式拉开序幕。2021 年是邓观杰写作的第十年，也是他首次发表作品的一年。《故事的废墟》<sup>1</sup>便是邓观杰的处女作，里面收录了其首个十年的小说作品，共由 8 篇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故事总要开始〉、〈巴黎〉、〈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林语堂的打字机〉、〈故事的废墟〉、〈乐园〉、〈洞里的阿妈〉以及〈弟弟的游戏〉。这八篇小说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相互呼应。

从上述来看，邓观杰的作品数量可谓甚少，然却贵在精。身为 90 后作家的邓观杰，在他的小说集尚未问世以前，就早已穿梭于各地的文学奖项之间了。例如，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以《搬家》<sup>2</sup>一文获得马来西亚的花踪新秀文学奖小说首奖。2017 年，《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在香港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中夺得小说组首奖。翌年，《乐园》荣获台湾《印刻》的超新星文学奖首奖。首部小说集出版以后，更获《亚洲周刊》2021 年的十大小说奖。对此，同样有着

---

<sup>1</sup> 《故事的废墟》也称《废墟的故事》。《废墟的故事》于 2021 年由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双喜出版社）出版，后于 2022 年由宝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出版社）以《故事的废墟》为简体版小说的名称在大陆发行。本文所使用的文本为《故事的废墟》。

<sup>2</sup> 收入《后浪文集》（星洲日报 2015:83-89）。

旅台经验的著名马华前辈作家黄锦树在为《故事的废墟》作序时亦对其的创作表示肯定：“作为一个上大学才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新人，进步却相当显著——他很快就掌握了小说的基本技艺、节奏，甚至展现出自己对小说的独特感觉，这是相当难得的……同样就第一本书做比较，邓观杰甚至比龚万辉、张栢樾还老成、老练些。”<sup>3</sup>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由此可见，纵使邓观杰目前的作品数量称不上丰，但质量方面却不容小觑。

《故事的废墟》大多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展开叙事，除了〈乐园〉一篇，且除了〈故事总要开始〉以外，小说中的双乡结构相当显著。这里的双乡指的便是作者邓观杰自幼长大的马来西亚小镇与高中毕业后旅居多年的台湾，二者皆是作者的故乡。与众多流离异乡的马华作家相似，旅居台湾的邓观杰同样面临着自我归属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同的是，邓观杰笔下的双乡是平行的，是一并推进的<sup>4</sup>，是借着两地的经验对照而进行的身分重塑。这便如同他在小说后记里所说的“我的马来西亚因而早已无法和台湾经验区隔”。<sup>5</sup>于是，他在书写过程中借用了魔幻与荒谬的写作手法，借由梦境与现实、回忆与想象，试图通过小说提问的方式，解答有关国家、民族、地域、家庭与个人的问题。

此外，“废墟”是这本小说集中的核心意象。在小说中，邓观杰把废墟化为各个不同的空间、场景。例如废弃的电影院、校舍、乐园、满是蟑螂的市场、顶楼加盖的出租房的厕所……这些废墟指代的可以是历史与记忆，可以是

---

<sup>3</sup> 邓观杰著，《故事的废墟》，（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页 II。

<sup>4</sup> 沐羽，〈是侨生，还是旅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的双乡叙事〉，《微批》，2021年7月25日，<https://paratext.hk/?p=3564>。

<sup>5</sup> 邓观杰著，《故事的废墟》，页 272。

文化，也可以是语言。这些都是作者拆解与重塑其经验提炼而来的美学意象。<sup>6</sup>

通过故事书写废墟，运用废墟书写故事，既是废墟的故事，也是故事的废墟。

这便是邓观杰《故事的废墟》耐人寻味之处。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旅台的马华作家络绎不绝，更在台湾的各大文学奖项中取得不凡的成绩，进而促使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旅台马华文学的创作中，“雨林”“热带雨林”“橡胶林”等向来是马华作家最擅长书写的叙事舞台，也是最典型的南洋意象。例如，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赛莲之歌》《群象》与《猴杯》、黄锦树的《雨》与《胶林深处》、王润华的《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作品当中皆有涉及雨林、胶林的书写。然而，新晋旅台马华作家邓观杰却为马华创作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叙事角度。他摒弃了以往马华作品中常伴随的潮湿气息，在《故事的废墟》中以“废墟”作为素材叙说有关台湾经验与马来西亚小镇的故事。这也是马华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写作题材。

本文将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作为研究对象，原因与动机如下：

其一，邓观杰是笔者在检索资料时偶然发现的马华作家，粗略了解以后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紧接着，便被这本著有《故事的废墟》名称的小说所吸引

---

<sup>6</sup> 〈马华新闻学：不见潮湿气的废墟美学〉，新浪科技，2022 年 7 月 22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07-22/doc-imizmscv2989451.shtml?finpagefr=p\\_114](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07-22/doc-imizmscv2989451.shtml?finpagefr=p_114)。

引。所谓“废墟”，指的是原本的城镇、乡村等遭受人为破坏或自然灾害后变得冷落、荒凉的地方。对此，笔者心中不免带有几点疑惑：故事如何成为废墟？废墟如何成为故事？废墟是否有价值？于是，笔者随即带着一系列的提问开始翻阅这本近三百页的小说作品。

《故事的废墟》总共收入了 8 篇短篇小说，各自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小说由三个主要的装置组成——怪物、文字机器、废墟<sup>7</sup>，探索了关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家庭、个人等一系列主题。在作者巧妙的笔法之下，小说主角借着梦境与现实、历史与记忆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空间之间。这点确实让笔者感到佩服不已。因此，笔者有意将此作作为研究文本，望能够探寻到故事背后更为深沉、隐晦的寓意。

其二，《故事的废墟》以“废墟”为主要意象进行叙事。小说中有着许多不同的场景的废墟，其中包括电影院、校舍、游乐园等。骆世俊在《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一文中写道：“‘意象’是经过创作主体的审美选择，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是情与景的统一、心与物的浑融。”<sup>8</sup>简言之，意象是作者将抽象的主观情感化为具象的客观形象的工具，以更灵活、生动的方式传达其思想情感，同时也给予读者提供一定的想象空间。此外，涂建华亦在《神秘的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及小说中的神秘意象有助于小说线索的铺陈，继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对故事中的悬念进行消解。故此，本文将着重于探讨《故事的废墟》一书中的“废墟”意象，以便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该作品的主题思想。

---

<sup>7</sup> 邓观杰著，《故事的废墟》，页 II。

<sup>8</sup> 骆世俊，《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12，未出版）页 4。

其三，由于邓观杰是新晋马华作家，其唯一一部小说集也是近几年才发表的文学作品，因此笔者在收集与综合现有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学者对于其与其作品的研究甚少，没有相关的专题研究，唯有书评。因此，笔者将尝试借着小说中的三个主要装置，针对小说中的“废墟”意象进行探讨，进而发掘当中的主题寓意。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邓观杰的《故事的废墟》于 2019 年正式面世。当时，除了有黄锦树为其作序，另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小说家等为其荐书，如张锦忠、陈雨航、陈柏言、连明伟、张亦绚、高翊峰。

然而，如前文所述，邓观杰是旅台马华作家的新起之秀，再加上其作品数量不多，首部小说集于近两年才出版，故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屈指可数，关于其与其作品的研究可谓没有。因此，下文将以各个学者的书评作为本文的文献综述。

首先，是张锦忠的〈在废墟迷雾中期待白马而显现白犬——评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他在文中谈及〈故事的废墟〉中涉及偷窃与复制的废墟；〈巴黎〉与外祖父之间的联系；〈林语堂先生的打字机〉和〈弟弟的游戏机〉中关于语言与文字的问题；〈乐园〉和〈故事总要开始〉这两篇中的马共书写。

其次，高嘉谦也发表了〈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他文中所讨论的更倾向于是对于作者本身的双乡书写经验与书写技艺。

他先将邓观杰的写作拿来与前几个世代留台的马华作家作比较，后又开始剖析邓观杰如何在小说中建构故事，完成叙事。

再者，沐羽（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以“侨生”与“旅台”身份的视角探讨了邓观杰《故事的废墟》的双乡叙事结构，因此发表了〈是侨生，还是旅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的双乡叙事〉一文。她在文中论及侨生文学与旅台文学之间的差异，借由〈故事的废墟〉诉说侨生与马华文学在台湾的特殊性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地位。同时，她也对邓观杰笔下共同推进的双乡叙事结构进行了讨论。

此外，作家吴晓乐也通过〈所有的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读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一文，讨论了〈洞里的阿妈〉〈乐园〉〈故事的废墟〉〈弟弟的游戏〉〈林语堂的打字机〉等篇中关于语言的问题。

另外，笔者也会将小说中的意象书写作为本文的切入点。关于意象方面的文献，本文参照了涂建华的〈神秘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与骆世俊《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涂建华在〈神秘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一文中先是简述了“神秘意象”的意涵，后归纳出其在小说中的三个作用：（一）促成小说线索的敷设；（二）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三）制造与消解小说中的悬念。而骆世俊的《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则是借由商晚筠、潘雨桐与黄锦树小说中的“雨”“雨林”和“胶林”的意象进行分析与研究，进而探讨意象在小说中的功能与作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承接上文，本文意在探讨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的“废墟”意象。因此，本文在书写过程中采用了几种研究方法，以便能顺利完成此篇论文的书写，实现先前所指定的目标。

首先，本文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细读法。所谓的“文本细读法”就是以文本为中心，通过细读来对文本进行解读的一种方法。如同王先霈与胡亚敏在《文学批评导引》里所叙述的：“文学批评准备工作的第一项是研读作品，是感受作品，作为文学批评准备的阅读，准确来说，叫做细读。”<sup>9</sup>因此，本文在决定研究《故事的废墟》以后，就借由文本细读法对作品进行解读。通过反复细读文本，用主观的感受去品味文本之中的语感、结构感与意象感（意境感），并对该作品的表层与深层的意涵作出仔细分析，继而了解小说最终真正要传达的主题思想。

其次，本文也在研究作品的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法。社会历史批评法主张“文学作品不是凭空创造的，也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sup>10</sup>换言之，文学的创作是会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因此，本文会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去了解邓观杰当时所处于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况，包括政治、经济等因素，并将其与邓观杰笔下的书写作出结合与对比，以此揭露他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写作动机与作品的真正意义。

---

<sup>9</sup>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281。

<sup>10</sup>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68。

此外，本文也会通过离散书写的概念对《故事的废墟》进行研究。根据《马华文本解读（下册）》的诠释：“‘离散’指的是某种种族处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离散人士积极地保存集体记忆，在情感意识上仍与原来的家国有很深的纠葛。”<sup>11</sup>邓观杰身为旅台的马华作家，其身份与作品自然是符合从离散文化与书写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点在《马华文学十四讲》中已得以证明。马华作家自马来西亚来到异乡（台湾），又在台湾书写异乡（马来西亚），他们在身份、文化与地域问题之间摆荡，地位尴尬异常。鉴于此，马华作家在台的复杂身份与作品是可被归纳为离散书写的。<sup>12</sup>于此，本文将以“离散”的视角，探讨《故事的废墟》中的双乡结构，揭示作者与马来西亚以及台湾之间的离散经验与情感纠葛。

####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介绍关于所研究课题的背景，当中还包含了研究动机、前人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

第二和第三章为本文的研究成果。本文第二章讨论的是“《故事的废墟》之‘废墟’意象”。本章将分为四个小节进行论述，分别是（一）历史的“废墟”；（二）文化的“废墟”；（三）精神的“废墟”；（四）文字与故事的“废墟”。本章会透过这四个方面对文本中所提及的废墟进行分析，探讨它们

---

<sup>11</sup>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 511。

<sup>12</sup>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33。



如何成为废墟，进而挖掘出文本中废墟的意象。第三章则是“《故事的废墟》之主题探讨”。通过解析的废墟意象，探析文本的主题思想。因此，本章又分为两个小节，即（一）身份认同的救赎；（二）写作的本质。

第四章为文章的结语部分，以论述与总结文本中废墟意象的运用及作用为主。

## 第二章 《故事的废墟》之“废墟”意象

“意象”，是寓“意”之“象”，是“（情）意”与“（物）象”结合之下的产物，是被赋予了作者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简言之，意象也可称作一种表述工具，借助具体的外在物体来表现抽象的内心情意，以此承载与转达作者深沉的思想，饱和的情感。“意象”这一概念最常见于诗词类的文学作品之中，但它并不只是诗人的专利。许多国内外作家亦会在小说中运用意象，使作品更具丰富意蕴。例如，经常出现于马华作家黄锦树小说中的“胶林”意象以及潘雨桐小说中常见的“雨林”意象。换言之，意象已然成为小说结构中的一种重要元素，对小说的叙事起到一定作用。

纵观历年以来的马华小说作品，邓观杰《故事的废墟》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将“废墟”设为其小说的叙事舞台。“废墟”是荒废建筑物的遗迹。提及“废墟”一词，人们首要的联想往往会是“杂乱”、“废弃”等标签。然而，于一篇文学作品而言，“废墟”并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空间，反之是一个得以承载各种意义的容器。<sup>13</sup>《故事的废墟》是由许多个不同的“废墟”所组成的一部小说集。因此，本章将结合贯穿于整部小说集的三个主要装置——怪物、文字机器与废墟，对文本中的“废墟”意象进行探析，探讨废墟如何成为故事，故事如何成为废墟。

---

<sup>13</sup> 杨雅儒，〈观看·出入·启悟——论阮庆岳的“废墟”叙事〉，《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3期，页182。

## 第一节 历史的“废墟”

废墟是建筑物在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等原因之后沦落为荒芜之地。换句话说，这些地方在过去原是完好无损的建筑结构，只因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建筑物陷入部分或全部失修的状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被弃置的命运，成为所谓的“废墟”。由此，废墟可以说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在〈乐园〉与〈故事总要开始〉二篇中以马来西亚的历史故事为背景，重述了新一代对于马共（马来西亚共产党）故事的历史记忆。

〈乐园〉以马来西亚移动式游乐园作为主要叙事场景，讲述建国与父亲逃难似的自马来半岛北部频繁地往南方迁徙，最后埋首于游乐园生活与工作，见证游乐园从兴盛到没落的故事。在移动式游乐园风靡马来半岛的日子里，建国与父亲未曾走出乐园的大门，日夜辗转于乐园之中。直至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后马来西亚大型主题乐园的盛起，间接地促使本就简陋不已的巡回游乐园走向死亡，建国这才不得不离开游乐园，到工地当建筑工人，其父亲则继续生活在那里，直至消失。

乐园的游乐设施是从英国运回南洋的二手物品，此前已转手几回，早已陈旧不堪，需要常年保养与维修。它们是由一块块巨大的零件与生锈铁架所组成的，在半岛的各个市镇的空地上反复经历着组装，拆卸，再组装，再拆卸的循环。本质上而言，白天的乐园就

是一个“以生锈铁器拼装而成的废墟”<sup>14</sup>，唯到了晚上，聚光灯与喇叭声的烘托才姑且使得它原是一座废墟的事实得以掩饰。

〈乐园〉是马共反抗殖民政府的政治寓言。众所周知，马来西亚过去曾为英国的殖民地之一，有着被英国殖民长达 171 年的历史。如建国与父亲在保养游乐设施时，所看见的烙印在铁器里的各种名字：Wonderland, Happiness, Fairytale, EDEN……这几个英文单词与游乐设施的来源地不仅验证了这批设施在抵达南洋以前确曾历经多位主人之手，还隐喻了马来西亚过往被殖民的经历。

乐园的每一任主人用尽各种描绘欢乐的字眼为乐园命名，目的就是为了“覆盖它们原来的厄运”。<sup>15</sup>然而，任凭乐园的主人如何胡乱地把名字烙印在机器各处，甚至有意覆盖旧有的名字，但这也只造成了“铁器心脏里熔成一片血肉模糊的伤疤”。<sup>16</sup>即便它到了南洋，改称“乐园地、Paradise、Jannah”，也始终无法摆脱其成为废墟的现实与命运。换句话说，乐园里机器上的锈迹总归是难以清除的，一再的上油补漆只能暂且掩盖它的命运，并不能根除它的厄运，就如同历史永远无法被完全抹去。<sup>17</sup>

建国自幼便在乐园里自由穿梭、长大，还从中钻研出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技艺”。例如，他能够“在十米之外精准地射中奖品娃娃的左眼”<sup>18</sup>，甚至肆意攀爬碰碰车的顶棚、旋转木马的柱子……从某种程度而言，“乐园”就是建国的领土，建国的家。与此同时，

---

<sup>14</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75。

<sup>15</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74。

<sup>16</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74。

<sup>17</sup> 〈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再荒凉的废墟，都有一个华丽的前身〉，方格子，2021 年 6 月 17 日，<https://vocus.cc/article/60c96e18fd89780001638e88>。

<sup>18</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78。

“乐园”这个巨大的现代装置也可用来指代一个国家。乐园里出现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便对应着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组成。<sup>19</sup>

马共是在 1989 年以后正式解散的，而小说中的乐园是在 90 年代之后成为废墟的。当建国时隔几年之后再次回到乐园最后停留的荒地时，马共森林的剧场在鬼屋里再次上演。直至那个时候，建国“终于想起自己是个孤儿”<sup>20</sup>，是那个在马共的斗争年代里不得被弃置的时代孤儿。<sup>21</sup>当马共解散，当乐园成为废墟，这便等同于建国理想的破灭。因此，在建国意识到自己是个孤儿的那一刻，便同时意味着乐园和国家的幻灭。

〈故事总要开始〉同样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中的祖父是一名伟人，是当年“杀日本仔的英雄”，晚年生了与叙述者同龄的小儿子——阿国。同身为长孙的叙述者与作为长子的叙述者父亲相比，小叔叔阿国是祖父优良基因的唯一继承人。他在祖父离世后，毅然离开家里去“为国家做点事”，并在数月后送回一只白犬和印着泰国风景的明信片报讯。白犬在吉隆坡街道成了犬群的领袖，在一次捕狗队围捕过程中，撞上父亲烧腊店的炉子，燃起熊熊烈火。在红火的吞噬下，整个马来半岛好似一朵巨大的红花。小说的最后以超现实收尾，暗喻着“赤化马来半岛原来（只）是一场废墟焦土的幻想”<sup>22</sup>，马共的理想终究无法实现。

---

<sup>19</sup> 方格子，〈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再荒凉的废墟，都有一个华丽的前身〉。

<sup>20</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85。

<sup>21</sup>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阅读志》，2021年10月25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140>。

<sup>22</sup> 张锦忠，〈在废墟迷雾中期待白马而显现白犬——评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联合文学》，2021年7月7日，<https://www.unitas.me/?p=26332>。

这两篇小说里的几个主要角色人物以“建国”、“立邦”、“阿国”这几个字眼来命名，不难看出其中的家国投射，以及所蕴含的马共历史上的建国理想之寓意。<sup>23</sup>然而，故事的结尾亦说明了这一切都只是空想，建国的梦想终归只能在老实生活的长子烧腊店的炉火中成为幻想。此外，无论是〈乐园〉中鬼屋里的热带暴雨浇灭的马共历史，还是〈故事总要开始〉中革命引发的狂火所焚烧的马共记忆，皆反映着马共历史在马来西亚教材中被刻意抹去与扭曲的事实。

简言之，邓观杰是有意借由这两篇小说中的“废墟”意象来对其故乡的历史进行追寻的。因此，此处的“废墟”是有关于历史的记忆。

## 第二节 文化的“废墟”

广义上而言，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以及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分类甚广，可按照时间、地理、形式、形成原因等进行分类。本节将以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探析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废墟”。

〈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主要通过讲述一个小镇的兴盛与没落，以及一个家庭的婚丧嫁娶，揭示现代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小说以小镇上的火车

---

<sup>23</sup>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

站为起点，预示着电动火车开入小镇以后的繁华景象。<sup>24</sup>尔后，相继出现于镇上的麦当劳、电影院、Godzilla 电影与其周边商品等，皆是小镇现代化、都市化的表现。

Godzilla 是日本 1954 年同名电影中的一个怪兽角色，也是全球流行文化最著名的符号之一。1999 年，Godzilla 风靡吉隆坡，电影院里座无虚席，其周边商品更是随处可见。然而，该电影却又是隔了一段时间才被引入小镇的，当中不免隐藏着作者对马来西亚“不断延迟的现代化”的暗喻。<sup>25</sup>

小说中叙述者的婆婆经营着杂饭档生意，是镇上“百科全书”级别的代表人物，有着琐碎广博的知识，如风水命理、腰酸骨痛、婚丧嫁娶等。她更是一本账簿，对小镇的过去与现在，甚至是对镇上人们的出生与死亡都了如指掌。于镇上人而言，金嫂（叙述者婆婆）就是小镇的一个灵魂人物，镇上的每一件重要大事中都免不了她的身影。

叙述者的婆婆是一个传统的人，在小说中具有旧有传统文化的象征。例如，当她被诊断出患有第三期脑癌时，她坚决抗拒从医，反倒去找青云寺的老庙公卜卦。再者，第一次去吃麦当劳的时候，叙述者的注意力全然被附送的 Godzilla 模型所吸引，一心把玩着手中的模型，以至于“连汉堡都忘了吃”；而婆婆更在意的是汉堡里面的配料，甚至发出了“这样一粒包要八块？”的质问。<sup>26</sup>显然，二人之间所关注的重点截然不同。前者关切的是流行文化携来的新鲜感，后者重视的则是汉堡的实惠性。此外，Godzilla 电影在小镇上映当天，电影院里虽然挤满了人，但除了小孩，现场的大人们都睡着了。不久后，电

---

<sup>24</sup>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

<sup>25</sup> 洪启轩，〈《废墟的故事》：马华文学超新星，如何超越打字机，成为守望废墟、说故事的人？〉，《关键评论》，2021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239>。

<sup>26</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67。

影院亦随之倒闭。这意味着流行文化进入小镇的失败。电影院的衰落其实与小镇人们的作息息息相关。如夜市里售卖翻版 CD 的翻版明所说：“小镇的人工作太累了，他们没有精神看这样的戏”。<sup>27</sup>从以上几点来看，可以看出这些流行文化是有悖于小镇人们传统的生活的。比如，他们不认同于一个汉堡竟然要八块钱，也没有办法在劳碌一天以后还花费精神去看电影。因此，小镇的人是无法真正接纳这种流行文化的侵袭的。

〈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借叙述者的婆婆来展现一种传统文化的遗失。当流行文化被引入小镇以后，婆婆随即便确诊了第三期脑癌，记忆开始腐败，一直到堂弟的婚事才得以让她清醒。然而，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尽管婆婆一再强调需遵循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中的三书六礼，但大伯却还是反其道而行，在“婚礼走西洋白色婚礼风格，淡雅高贵，省去一切多余的繁文缛节”之余，还定了“忌嫁娶破土”的婚期。<sup>28</sup>于是，婆婆在婚礼前夕随着丧失殆尽的传统文化骤然离世了。故事的结尾，婚礼与丧礼相隔一天举行，可谓是小镇上荒谬不已的闹剧。

在漫长的时间里，无论是旧街场、电影院，甚至是小镇都已然被挖空，犹如那没有被真正实行的把火车开到后山芭的计划，“铁路就这样停在我们镇上，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半步”<sup>29</sup>，皆成为了废墟。而此处出现的废墟，指的是新旧文化之间矛盾与冲突之下的“产物”。

简言之，邓观杰〈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中的“废墟”指代的是文化的废墟。

---

<sup>27</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75-76。

<sup>28</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92-93。

<sup>29</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62。



### 第三节 精神的“废墟”

邓观杰小说中的废墟意象，不止建立在历史与文化的废墟之上，还包括了精神层面的废墟。孟特在《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一文中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分成两个方面：情感与意志。情感主要体现在与他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而意志则是以精神自由与自我本质的显露为主。<sup>30</sup>由此，以下将分别针对精神层面上的“废墟式”情感与意志作出分析。

#### 1. 情感

“废墟式”的情感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信任与关爱的缺失”。<sup>31</sup>在如此一个情感状态之下，人们的关系会变得冷漠、疏离，相互监视，互相猜疑。这一情形在〈巴黎〉一篇中尤其得以显见。〈巴黎〉讲述的是外祖父被亲人嫌弃的晚年，并借由抽烟一事来串联与重建叙事者与外祖父之间的情感联结。

外祖父以建筑为生，在经济起飞时期曾让家里过上一段风光的日子，但却经常缺席于子女的家庭教育：“外祖父永远不在家，他每个晚上都在外面鬼混，大宴宾客、买最时

---

<sup>30</sup> 孟特，《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东北：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页13。

<sup>31</sup> 孟特，《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页13。

新的车子、光明正大地玩女人……”。<sup>32</sup>后来，他同外祖母离婚，并与所有儿女反目成仇，宽广的大房子，曾经热闹的庭院，如今却空荡得里只留下他一人，就连过年期间也异常冷清。在一次喝醉酒后，外祖父道出其曾到巴黎出差的趣味往事——见证五月风暴、遇见初恋奥黛丽·赫本，与萨特握手，似真似假，却始终没有一位家人愿意相信，只将他口中的那段“记忆”视为“胡说八道”。

〈巴黎〉中外祖父的余生犹如废墟般腐烂，是亲属关系中典型的废弃物，让亲人们避之不及。外祖父对待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态度，导致他的家庭缺乏关爱，更促使他与亲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增长，距离愈加遥远。小说中的外祖父正是因为没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既不忠诚于婚姻，亦未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亲手摧毁了原本幸福的家庭，使之变成一个废墟。

除此之外，情感的废墟亦有出现在〈洞里的阿妈〉一文中。小说中叙述的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架”<sup>33</sup>，因而家里无时无刻都充斥着父母的争吵声。在一次吵架中，叙述者的母亲甚至曾经试图跳进粪池里自杀。当然，她的自杀最后并没有成功。但是，通过这一场景，便足以显示叙述者父母之间如同废墟般的婚姻关系。

换言之，邓观杰通过“废墟”向读者展示了“废墟”般的家庭关系。这两篇小说中的“废墟”指的是亲情关系的疏离，证明了缺乏关爱的情感也会走向荒废。

## 2. 意志

---

<sup>32</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44。

<sup>33</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90。

“废墟式”的意志指的则是“精神自由与自我本质的丧失”，比如当一个人的行动失去了自主决策的能力和自由，或在忙碌的工作背后长时间被困于无止境的循环，并且生活在充满荒诞与毫无意义之中。<sup>34</sup>

〈洞里的阿妈〉借由台马双乡结构的对比，描绘了叙述者原生家庭的伤害与其留台生活的窘迫困境。小说中通过台马两地的大雨、故乡的粪坑与他乡厕所的马桶，建构起叙述者对故乡的记忆与在台湾留学的故事之间的联系。

〈洞里的阿妈〉讲述了叙述者在台北留学、打工，居住于一间公寓顶楼加盖的房间里故事。在一次台风暴雨的袭击中，因雨水淹没了房间，于是叙述者不得不把床铺与各种日常用品搬到厕所，在厕所里睡觉。叙述者在厕所里感受到了“家”的气息，并且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糟糕与困难，反之更便利：“我原先就在厕所煮饭和排泄，现在不过多了一项睡觉。吃喝拉撒都在两步开外，生活还比以前方便得多”。<sup>35</sup>蜗居于厕所的日子里，叙述者甚至是享受得不想出门，认为厕所能为其提供安稳。直至发现厕所里有着清不完的蜘蛛网与暗红色的小蜘蛛，叙述者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正陷入到一种糜烂的生活状态之中，所以决定搬离厕所，重新振作。

在此篇小说中，故乡的“粪坑”与台北的“厕所”隐喻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粪坑”与“厕所”是污秽、肮脏之地的所指，故所隐喻的精神状态必然也是消极的。荒诞且毫无意义的生活是腐蚀人们意志的最佳利器。<sup>36</sup>如前文所提，叙述者的家庭总是充斥

---

<sup>34</sup> 孟特，《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页13。

<sup>35</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213。

<sup>36</sup> 孟特，《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页32。

着父母的争吵，因此前者指涉的是叙述者母亲在毫无价值的婚姻关系中丧失意志。至于后者，小说中的叙述者在厕所入睡本就是一件不合理之事，然他却还能从中体会到“惬意”、“舒服”、“安心”，不禁使整个故事情节变得更加荒谬不已。当一个人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空间，长时间下来，这不免会削弱其活动能力的自主性。例如，小说中的叙述者对许多事情都提不起劲，“渐渐地连门都不想出，不想上课也不想上班”<sup>37</sup>，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与目标。

简单来说，〈洞里的阿妈〉中的叙述者由于长时间在厕所里生活，继而导致个人意志消沉的情况出现。同时，这也向读者揭露了小说中人物“废墟式”的意志。

#### 第四节 文字与故事的“废墟”

除了上述提及的几种废墟意象，《故事的废墟》中也有不少探讨关于语言与写作的篇章。例如〈林语堂的打字机〉、〈弟弟的游戏〉以及〈故事的废墟〉。下文将分别论述小说中文字与故事的“废墟”。

##### 1. 文字

---

<sup>37</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214。

〈林语堂的打字机〉和〈弟弟的游戏〉这两篇都与“写作机器”有关，且相互之间是具有连贯性的。〈林语堂的打字机〉是全书中较为特别的一篇。如标题所述，〈林语堂的打字机〉实际上是一篇讲叙林语堂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事件的寓言故事。<sup>38</sup>林语堂几乎耗尽了智力与财力，最终终于创造出了一个能够容纳七千多个字模，且能组成九万余汉字的中文文字机器。该打字机只有 64 个按键，采用林语堂独创的“上下形检字法”来进行操作。打字机的操作方法极其简单，“人人可用，不学而能”，只需要三个按键，便能将心中所想化为文字，一一呈现在打字者眼前。然而，即便如此，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最终也没有获得上市、量产的机会，甚至在某次搬家的时候便遗失了。由此，足以知晓林语堂的打字机是在如此情况下沦为废墟的。

究其根本，人们之所以需要打字机，主要是为了将内心的意想转换为文字，借助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来传达自己的意念。不过，哪怕是再先进的打字机，本质上也只是一台效率极差的对讲机，必会在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削弱原有的意念，这就如同吴晓乐所言的：“人类发明了文字来表达心思，却也让心思受困于文字之中”。<sup>39</sup>而小说中提及的完美的打字机则是能够“绕过文字而直取意念”<sup>40</sup>，彻底摆脱文字与语言的桎梏，准确地将人们的意念完整无缺地传递给另一个人，完成人与人之间真正完整的沟通。

对于打字机的疑问与探讨，邓观杰将其延续到了〈弟弟的游戏〉之中。〈弟弟的游戏〉记述的是叙述者与其患有智力障碍的双胞胎弟弟之间的矛盾。叙述者与弟弟自中学开始转学到马来学校，接受马来文教育。为避免他们兄弟俩“忘本”<sup>41</sup>，叙述者的母亲自那

---

<sup>38</sup>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

<sup>39</sup> 吴晓乐，〈所有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

<sup>40</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24。

<sup>41</sup> 指身为华人，却不懂得华文教育，不好好学习华文。

以后便主动提出要在家里为他们上华语课。残酷的是，叙述者自幼即立誓要“找到新语言”，“脱离家庭而生活”<sup>42</sup>，放弃学习中文。而弟弟虽然对中文有着浓郁的兴趣，时常痴迷于上面印有文字的垃圾，但碍于自身先天条件的不足，也未能将文字写好，把华语说好。比如，“写字时完全不顾笔画顺序……部首和字形支离破碎，根本无法认出那是华文字”；“遇到不会的生词单字，他随意捏造新读音……朗读也逐渐失去了华语的声音，整段变成无以名状的吟哦”。<sup>43</sup>

由此可见，当叙述者看不懂报纸上母亲的讣告，当方正的汉字变成歪斜，当有高低抑扬之分的汉语变成吟哦，文字与语言便失去了其意义。这也揭示了文字已如同弟弟捡回来的垃圾那般，成为了废墟。

## 2. 故事

〈故事的废墟〉主要探讨的是关于文学本质与创作伦理的故事。这篇小说以校园废墟为叙事场景，将故事的窃取与挪用、各种废弃物组成的巨大垃圾、打字练习与电玩游戏、网络色情与现实的丑恶等一并堆叠在一起，组成小说中的许多“废墟”场景。<sup>44</sup>

〈故事的废墟〉讲述叙述者赴台北考试前夕与大学同窗阿蔡的重逢，并且在阿蔡的邀约下，二人翻墙潜入曾经居住但现已废弃的宿舍。昔日的房间早已不是当初的面貌，反

---

<sup>42</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241。

<sup>43</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241-243。

<sup>44</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序》，页 V。

之像是成为了一个“废弃站”，里头的每寸空间皆被林林总总的东西占据着，有笔筒、汽车旅馆的火柴盒、直立式熨斗、瑜伽垫……它们“全部层层叠叠地彼此勾勒在一起，被胶带和强力胶粘在墙壁、地板和家具上”<sup>45</sup>，这些都是阿蔡偷来的东西。小说中的阿蔡是一名小说家，而废弃的宿舍则是他平时进行创作的地方。话虽如此，他却不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而是“偷故事的人”。<sup>46</sup>他小说中的故事皆是从他人的经验中盗取而来的。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以及各种文艺营活动和社课中学员的生活经验里翻拣故事、摘取素材，再通过意象与情节的熔铸，重新组合成为自己的作品进行发表。如同堆满各式各样废弃物的宿舍房间一般，他的作品中亦塞满了别人的故事。于此，这些故事便成为了废墟的故事。

另外，小说中还提及了叙述者一个记忆中的废墟。叙述者回忆起了他过往的高中故事：他和朋友阿安曾经在深夜偷偷闯进计算机教室玩练习打字的游戏。在那个游戏里，玩家需要快速打出砖块上的字母才能将其消灭，比如笔筒、汽车旅馆、熨斗、瑜伽垫……之类的英文字母。否则，失败的符号便会堆起高高的断壁残垣，使玩家彻底淹没于文字的废墟之中。同天，学校发生了一起校园奸杀案。巧合的是，事发的地点正是叙述者与阿安观看色情片所处的计算机教室，受害者的经历也与他们所观看的色情片内容近乎一致——女学生的阴道被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插入、填满。这件事情以后，学校亦面临关闭，从此变成一片废墟与荒野。

上述的故事情节皆涉及了偷窃与复制的成分：“偷故事”的阿蔡从网络平台上盗取他人故事，并复制成创作进行发表；“说故事”的小说作者复制的是阿蔡的故事；而叙述者与阿安在计算机教室里偷看色情片的情节，也被几个不良少年复制于女学生的校园奸杀

---

<sup>45</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144。

<sup>46</sup> 张锦忠，〈在废墟迷雾中期待白马而显现白犬——评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

事件之中。<sup>47</sup>当写作形成了一种复制、粘贴的现象时，这实际上意味着个性化笔迹的消失。如此一来，剩下的作品便只会是一堆千篇一律的复制品，当中毫无个性与特点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故事无非就是“废墟的故事”。

〈故事的废墟〉中的二则故事分别于废墟的宿舍、校园中发生，一个是在“废了之后发生”，一个是“发生了之后才废”。<sup>48</sup>邓观杰在废墟中书写经验的废墟，促使故事成为废墟。换言之，〈故事的废墟〉中的“废墟”指涉的是废墟式的故事与情节。

---

<sup>47</sup> 张锦忠，〈在废墟迷雾中期待白马而显现白犬——评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

<sup>48</sup> 大马青年 Youth of Malaysia，〈一本真正属于我们的伟大的作品〉，脸书，2021年7月22日，[https://www.facebook.com/yom.tw/posts/4089513447834518/?locale=id\\_ID](https://www.facebook.com/yom.tw/posts/4089513447834518/?locale=id_ID)。



### 第三章 《故事的废墟》主题探讨

“主题”，是指一部文艺作品中，借由对现实生活的描画与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思想，即作品内容的主体与核心。它是作者进行创作的主旨：或是表彰某个行为；或是宣扬某种思想；或是批判某种现象等等。因此，主题不仅是现实生活本身所含蕴的客观意义的映射，同时还涵盖了作者本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见解与评价。在一部作品中，它既可以只有一个主题，也可以同时具备多个主题。简单来说，主题就是贯穿于全篇作品的重点内容，得以从中揭示作者的首要写作意图。

“废墟”是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所设置的以连接起整个故事情节的符号。小说中有着许多的废墟意象，如历史的废墟、文化的废墟、精神的废墟、文字的废墟、故事的废墟等。如邓观杰在《幼师文艺》中回应黄锦树的问题时所说：“与其说是世界观，废墟更像是我寻找意义的方式。”<sup>49</sup>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里借由废墟，重述过去的故事，重建故乡与远方的答案，并解答有关国家、民族、地域、家庭与个人等问题。因此，本章将结合前一章节所分析的废墟意象，试着去探讨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所要表达的几个主题思想。

---

<sup>49</sup> 黄锦树、邓观杰，〈另一条可能的途径〉，《幼师文艺》，2021年第812期，页68-69。

## 第一节 身份认同的救赎

《故事的废墟》中的多篇小说皆具有双乡结构。如笔者在绪论中曾提及的，双乡指的是作者邓观杰自幼长大的马来西亚小镇与高中毕业后旅居多年的台湾。

“侨生”是《故事的废墟》中经常出现的名词，也是小说中大部分角色的身份。“侨生”指的是“回到祖国就学的华侨学生”。这一概念始于民国时期，即便马来西亚早已取得独立，“侨生”这个称号却也还是一直被沿用至今。例如，在〈洞里的阿妈〉一文中，当叙述者初到台北升学时，一位老教官在听到叙述者是马来西亚学生以后，随即拍拍其肩膀说：“欢迎回来升学”。<sup>50</sup>在这一句话中，老教官使用的是“回来”一词。然而，在“侨生”的概念里，这仅是一种路过与错认，并无任何指向意义，只是单纯的“旅台”而已。于此，黄锦树所采用的“旅台人”一词显然更客观，更具包容性。<sup>51</sup>

黄锦树在《论尝试文》中写道：

旅台人“在台湾写马华文学（或婆罗洲文学）”，……使得他们在两个故乡都不在场，处于双乡历史的外部——故乡的人常指控他们早已缺席

---

<sup>50</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199。

<sup>51</sup> 沐羽，〈是侨生，还是旅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的双乡叙事〉，《微批》，2021年7月25日。<https://paratext.hk/?p=3564>。

于自己国家的“此时此地”的现实……而这已成新故乡的他乡，对他们的自居外部、坚持不在场的在场一样介意。<sup>52</sup>

上述这段话提到了旅台人在两个故乡的不在场——二者既都是故乡，亦皆不是故乡。如此一来，即点出了旅台人与马华小说在台的特殊身份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自我归属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是每一位旅台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个问题在邓观杰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洞里的阿妈〉中的主人公一开始只是为了要节省伙食费而在厕所里做饭，后面还因为台风暴雨淹没了房间而到厕所里睡觉，揭露了其异乡生活的困苦与压抑。小说中的“厕所”指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牵扯到了身份认同感的问题。旅台的身份让他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故将自己封闭在厕所狭小的空间里，并试图从中找到自我归属感，作为自己身处他乡中的唯一慰藉。此外，小说中在描绘叙述者在自助餐店打工的情节时，提及了叙述者对这份工作表示满意的原因：一来有免费的员工餐，二来可以练习对话。自助餐店里人来客往，他们的声音在店里相互交叉、碰撞，而“我夹菜擦桌子时默记那些语调声势，折拗自己舌头的记忆”，“重新学习我的母语，变成你们的样子”。<sup>53</sup>这一段话指出了叙述者因语言上的差异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情景。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串联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主要方法。它能够用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与文化。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文化自然也会有所差异，而通过理解一个人的语言，是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的身份与文化

---

<sup>52</sup> 黄锦树，《论尝试文》，（台北：麦田，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页485。

<sup>53</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200。

的。例如，小说中的叙述者到商场购买床垫时，结账的店员仅凭几句话的交流，就能从语言中发现叙述者外国人的身份。换句话说，语言就是人们用以交流思想的载体，能够为人们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当人们都用着相似的语调、声势进行交流时，这必然能够给彼此之间提供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继而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所以，小说中的叙述者才会那么努力地学习他者的语言，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他人的样子，只为能从中为自己获取些许归属感与认同感。

这是〈洞里的阿妈〉中主人公身处他乡所面临的的问题。同时，这也是身为旅台作家的邓观杰的顾虑。邓观杰在小说后记里表达了自己对于在台湾学会书写与指称家乡的技艺一事的感激，同时也对自己与家乡的现实之间愈加遥远的距离一事表示担心。然而，他亦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永远不可能与你们（他们）相同……因为，我们面对的终究是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邓观杰强调“必须找到属于我方的战场、我方的问题、我方的语言”。<sup>54</sup>

换言之，邓观杰通过《故事的废墟》的书写，在向读者展现关于旅台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救赎。

## 第二节 写作的本质

---

<sup>54</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272。

除了关于身份认同的救赎，《故事的废墟》中也彰显了作者邓观杰对于写作本质的探究。

如前文所提，《故事的废墟》中的阿蔡是一个“偷故事”的小说家，以盗取他人的故事作为其小说的创作元素，进行发表。为此，叙述者与阿蔡在小说中有着一段关于经验的窃取与挪用的讨论，二人的对话如下：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你说说看我偷了什么，那些故事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你偷的是别人的生活经验，你不能把别人的经验占为己有。”

“经验要如何被偷？如果经验不能被偷，那我什么也没做错。如果经验可以被偷，那正正表示经验并不专属于个人，所有的经验都是公共的经验，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见，我什么也没做错。所以真正的问题毋宁是，经验要如何被偷？或者说，我们还剩下什么经验？”<sup>55</sup>

上述引文向读者展现了小说家阿蔡对于抄袭一事所作的辩解与回应。如此一来，这不禁让人发出一个疑问：当写作者使用意象与情节对所窃取的经验加以黏合熔铸以后，这是否还可以构成抄袭？这一问题显然也是“毫无理由，决定要写小说”的作者邓观杰的在开始写小说以前的思考。换句话说，《故事的废墟》

---

<sup>55</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145。

探询的就是小说创作的伦理学<sup>56</sup>，借此来反映出挪用经验的伦理问题，以及抄袭与原创经验的之间的界限。

对此，邓观杰亦发表了其对写作的看法——“拒绝被塞进同一个故事里，拒绝被松散的意象黏合，拒绝与事物成为一体”。<sup>57</sup>写作的本质应是思考，而非一味的复制与粘贴。如若不然，写作就称不上是写作，故事也只是废墟而已。

除了上文所论述的两个小说主题，《故事的废墟》中其实还蕴含着作者邓观杰对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的救赎与思考。例如，借〈故事总要开始〉和〈乐园〉中历史的废墟来唤醒国族对于历史的记忆；借香烟来为〈巴黎〉中外祖父废墟般的人生与情感关系进行救赎；借〈Godzilla 与小镇的婚丧嫁娶〉来指涉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借〈林语堂的打字机〉完成〈弟弟的游戏〉中叙述者想要读懂母亲与弟弟心中意念的希望……总的来说，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融入了其对国家、民族、家庭、文化、文字、写作等方面的思考，也有试着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完成自我的救赎。

---

<sup>56</sup>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

<sup>57</sup> 邓观杰，《故事的废墟》，页 160-161。

## 第四章 结语

“意象”是在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结合之下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如骆世俊在《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中所言：只有当客观物象被赋予了作者独有的记忆与印象以后，富有作家主观思想的意象才得以形成。<sup>58</sup>换言之，“意象”的构建与作者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身为一名马华旅台作家，邓观杰有着丰富的旅台经历，这也为他提供了充实的生活经验，更是他写作的主要素材来源地。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以“废墟”作为小说中意象，在废墟中为读者讲述了他的台马双乡记忆。那么，为何是“废墟”呢？对此，邓观杰曾在与黄锦树的对话中有所表示：“废墟之所以成为废墟，‘废’自然不可免，但废墟最让我着迷的反而是它的生命力”<sup>59</sup>，于他而言，“废墟”就是一种他用以探索意义的途径。正因如此，他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废墟”，且各都寓意着不同的意象。

邓观杰在《故事的废墟》中以带有魔幻与荒谬色彩的写作手法，通过回忆与梦境，在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自由穿梭，探索了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等问题。因此，这些“废墟”指涉的可以是历史，可以是文化，可以是精神，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故事。

---

<sup>58</sup> 骆世俊，《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页 73。

<sup>59</sup> 黄锦树、邓观杰，〈另一条可能的途径〉，页 68-69。

从文中针对《故事的废墟》中“废墟”意象所作出的分析而言，可以看出小说中所反映的现象实际上与作者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互重叠的。例如，新一代对于马共历史的记忆、旅台人“里外不是人”的尴尬身份与地位，写作伦理等等。当然，邓观杰的这些问题也在小说集中顺利得到了解决，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这一系列有关于地域、身份、认同的问题的过程中，邓观杰的离散书写并没有“更加努力地悲伤”<sup>60</sup>，也并非一味地书写焦虑与郁闷，反之是多了些许明朗的。于笔者而言，这便是邓观杰《故事的废墟》中最出彩之处。

---

<sup>60</sup> 新浪科技，〈马华新闻学：不见潮湿气的废墟美学〉。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邓观杰著，《故事的废墟》，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
2. 黄锦树，《论尝试文》，台北：麦田，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3.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5.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 书评

1. 高嘉谦，〈废墟里的火光与跃升：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阅读志》，2021年10月25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140>。
2. 洪启轩，〈《废墟的故事》：马华文学超新星，如何超越打字机，成为守望废墟、说故事的人？〉，《关键评论》，2021年8月29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239>。
3. 沐羽，〈是侨生，还是旅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的双乡叙事〉，《微批》，2021年7月25日。<https://paratext.hk/?p=3564>。

4. 吴晓乐,〈所有的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读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博客来》,2021年6月23日。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695>。
5. 张锦忠,〈在废墟迷雾中期待白马而显现白犬——评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联合文学》,2021年7月7日。  
<https://www.unitas.me/?p=26332>。

#### 期刊论文

1. 黄锦树、邓观杰,〈另一条可能的途径〉,《幼师文艺》,2021年第812期,页68-69。
2. 涂建华,〈神秘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小说创作》2002年第1期,页6-7。
3. 杨雅儒,〈观看·出入·启悟——论阮庆岳的“废墟”叙事〉,《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3期,页173-209。

#### 学位论文

1. 骆世骏,《传承、扎根与开拓——论高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12,未出版。
2. 孟特,《残雪小说中的“废墟式”写作研究》,东北: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 网络资料

1. 方格子，〈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再荒凉的废墟，都有一个华丽的前身〉，2021年6月17日。<https://vocus.cc/article/60c96e18fd89780001638e88>。
2. 新浪科技，〈马华新闻学：不见潮湿气的废墟美学〉，2022年7月22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07-22/doc-imizmscv2989451.shtml?finpagefr=p\\_114](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07-22/doc-imizmscv2989451.shtml?finpagefr=p_114)。

#### 社媒内容

1. 大马青年 Youth of Malaysia，〈一本真正属于我们的伟大的作品〉，脸书，2021年7月22日，  
[https://www.facebook.com/yom.tw/posts/4089513447834518/?locale=id\\_ID](https://www.facebook.com/yom.tw/posts/4089513447834518/?locale=id_ID)。